
1 3
1899
28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假譎

紐僵齊襄公卽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 呂貴卒

門 1 3
1899
28

遺書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韓子）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說苑）

設壇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狠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上

獻珥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吞珠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見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剖子腹及子之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斷

不死藥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

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
王乃不殺楚策

衆辱之 爰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
盎患之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
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承盎伏車前曰臣聞
天子所以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
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漢書

帳中鼓箏 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
鎧迎布使着帳邊卧布知之使於帳中鼓箏諸兵卧布
出帳去兵不覺也英雄記

久從天下 昔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
數百歲亥知其誑後會衆坐亥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
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竊目良久集地着
朱衣進賢冠大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四公之定年幾
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長跪答曰無狀寔年七
十三亥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
知所之神仙傳

鞭拂 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
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
晦冥遊者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宗
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亦被駐

耶因大笑由是被釋

僞醉 溫嶠知王敦不可復諫乃潛謀滅之先夙夜綜其府事而附其欲錢鳳敦所信也嶠謂人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輩穀喉舌宜得文武兼能之公宜自選其才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然裁之在公敦思惟良久無復勝君嶠卽舌辭敦不從表補丹陽君猶懼錢鳳爲之奸謀因敦置酒與嶠別嶠曰違離宇下情戀不已願自起行酒以展岐路之心行酒至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爲之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爲醉

兩釋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或懷反噬宜更思之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也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得還都 上

醉眠 王允之年在摠角敦深知之謂爲似已入則共寢嘗夜飲辭曰醉先眠敦將錢鳳計逆允之悉聞慮敦或疑於眠處太吐敦果照視見眠吐中不復疑之 上

妹夫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

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與公之詐世說

引神爲誓齊王敬則爲暨陽令縣有一部叔逃入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叔帥令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叔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叔帥於坐收縛之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遂斬諸叔百姓悅之南史

夜讀史范雲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主簿王未之知後剋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命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人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上

生太子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因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與奪臧否肆意帝恐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卿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乃請計於城陽王徽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後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生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

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遶殿
內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問榮來不覺失
色中書舍人溫子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
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洛陽傷記

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於晉陽建明二年長廣
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疎遠政行
無聞逼禪與廣陵王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
門侍郎見元又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
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
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援刀劒欲煞之恭張口以
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眞忠放令歸第恭常住龍
華寺上至是世隆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王所親受
其意且兼迫脅王遂答曰天何言哉魏紀於是卽皇帝位
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叙述莊帝枉稱
太原王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翦强臣非爲失德直以
天未厭亂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朕自作之直言
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青之
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
聖君伽藍記

爾朱徹字乾羅榮之族子也父彦伯齊神武韓陵
之捷盡誅爾朱氏徹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
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羣戲者徹解所着綺羅金翠之

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隋書

屢換板齊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厚手板換暹竹者自揩拭而觀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鑠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北史

籠東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泰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因以馬授泰與之俱逸北史

觀射瞻犬元禎便騎射爲南豫州刺史太胡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

合萬死禎卽斬之乃遣蠻還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魏書

五君詠 張說謫岳州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畧互相排擯蘇頲方大用說與壤善說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貽頲誠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頲覽詩嗚咽流涕翌日上對大陳說忠正謇諤人望所屬不宜淪滯遐方上因降璽書勞問俄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庭珪賈曾皆以讜逐歲久因加甄敘頲以父之執友事之甚謹

唐詩紀事

詩曰淒涼丞相府餘慶在立城

單騎入敵 憲宗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八

令赴闕下將起師入作叛逐其帥因圍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召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誡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併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堦南北兩行設長案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坪舉其案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閙戶而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王氏見聞

佛汗 沐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

賈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固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國史補

唐名 王鍔爲淮南節度使嘗聽理有遺匿名書千前者左右取以授鍔鍔納之袖中韓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送鍔探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既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同窮物驗之以譎衆下吏以爲神明舊唐

倉米定價 令狐楚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遣吏至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糴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方平人心欣然得稔芝田錄

咀物交談 張濬唐昭宗朝親統扈駕六師往討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謀班師路由平陽牧守姓張卽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旋經過落其詭計濬乃先數程而行泊于平陽之傳舍六軍相次由陰地關而進濬深忌晉牧及張郊迎旣駐郵亭濬令張使君升廳茶酒設食留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遥觀一如交談之狀珂性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已密報之珂果疑召張問之曰相國與爾自旦至暮所話何對云並不交言王殊不信

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后判邦計諸道各致綺紈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面付之曰爾述吾意以此改充軍行所費之物鍋幕布槽啖馬藥土產所共之物咸請備之於是諸藩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需無闕朱溫深忌之令刺客殺之於長水莊上

王堂閒話

劉鄩 李克用遣人入魏博覘云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探審果縛芻爲人縛旗于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鄩軍已去二日矣 北夢瑣言

妖僧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人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掘地道通連俟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鑪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塡塞地道俄傾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尚書故實 玉泉子

國君黃雲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粧梳服飾

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南唐近事

兩面錢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請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砍崑崙關敗智高平瞥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

叛臣 曹璋知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璋方對客弈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宋史

集異 天雄軍豪家匿羨亘野時訪姦人穴官坻爲獘咸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官堤爲姦寓簡

決陂 安豐苟陂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氏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

完築自是無益決者上

致梁 种世衡知渭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移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涑水紀聞

禁中賜酒 秦檜一日見高宗不懌奏云何事上勞聖慮上云郊祀匹帛缺五萬丈檜云臣爲陛下任此事忽一日奏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某日宣賜秦約張韓二將來議事自早至午未得入謁但見中使宣賜御酒來心愈惑且驚移時秦與張韓進並不發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捧危戰慄不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勺少定緩云主人要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以奉郊祀祭畢後撥賜張韓謹奉令奏知高廟得旨正五百萬緡 貴耳集

殿內紫幕 建炎之初虜使講和云使來必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爲意盡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禮是日檜令朝見殿廷之內皆以紫幕銷滿北人無辭而退上

鑄錢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檜呼一鑷工椰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鑷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閭京

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貴耳集檜在相位頤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之見鑞市廛大開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卽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鑞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鑞市金粟物價太昂帛溢千市旣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進青魚 秦檜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鶴林玉露

奢

反儉 奢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說文

女樂三萬 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譟於端門樂聞於三衢無不服文綉衣裳者管子

丹楹 丹桓公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莊二十四

車美人瘁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襄二十七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二十八

亡家之主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如何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二十心

自敗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敗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樂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瑰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差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襄五

崇飾土木 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又別立春霄宮爲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掘大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戲又乎宮中作海靈館館姓閣銅鋪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飾之 述異記

遷善改過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籍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圃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墻之物也實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

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聾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辱其祖矣段千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

列楊朱

金彈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九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閭嫣出彈輒隨逐之望丸之所落而競拾取焉西京雜記

夫妻誇競 梁冀爲大將軍權震中外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乃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上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疎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騶鷄殿夜光璧充實帑藏名駒龍馬袾於內廐與妻乘輦青蓋車張羽葆鼓吹竿醊謳竟路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資產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後漢

侈靡 劉琰字威碩爲車騎將軍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

示奢 甘寧好游俠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身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贈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吳書

侈靡居最 石崇資産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樹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爲不及也 續文章志

僕衣火浣 石崇爲荆州刺史好俠無賴遣使刼遠使商客致家大富有別館在河南之金谷財産盈積室宇宏麗與貴戚武帝舅王愷奢靡相尚愷以粘燠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紗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武帝助愷珊瑚樹一株高二尺愷以示石崇崇以鐵如意擊破愷不悦崇曰無恨令取六七株還之惠帝知富無以誇之時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無常爲衫來幸崇家崇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抵承帝大慙 御覽 晉書

金埒 王濟字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世說

日食萬錢 何曾字顗考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耻其食蒸餅上不折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恢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子劭字敬祖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

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晉書

一食萬錢 任愷字元褒既失職乃縱酒躭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 上

獸炭 洛下少林木炭正如粟狀羊琇驕奢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炎勢既猛獸皆張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晉朝雜記

美兼何孟 徐湛之字孝源貴戚豪强産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人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尤之也並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餚湛之美兼何孟 南史

王石不通 宋阮佃夫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餚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大劑並皆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

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上仗幸傳

床脚福壽 魚弘有眠床一張皆蹙栢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福壽兩重爲脚南史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止逢勑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學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上

南路徐 徐君倩字懷簡孝嗣孫琨子也幼聰明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爲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服玩次丁弘也上

織成戰襖 梁時勳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祖不能制尉羅不能禁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西豐侯正德樂山侯正則暹潮溝董當門子世謂之薰世子者也後皆不得其死上

歲入供饌 夏侯道遷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彦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

專供酒饌不營家産每誦孔融詩日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 魏書

豪侈未有 高陽王雍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反宇轇轕週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交物成行鐃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未厭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日敵我千日 洛陽伽藍記

豪首 魏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脩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戸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緑竹栢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綵爲繩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窓戸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餘口甌縠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巵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

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水羅霧穀充積其內綉縵油綾絲
綵越葛錢絹等不可數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
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
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間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
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
無不歎息以爲蓬萊僊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
蹇產石磴礁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相出
雲咸皆嘖嘖雖梁王兎苑想之不如也 上北史十二

禍機 崔悤臨終戒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
機乘福輿者侵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可不誡歟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節
萬錢猶恨儉率 北齊

一時勝賞 孫瑒字德璉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
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
客塡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
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
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南史

極侈窮飾 秦王俊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
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幕籬又爲水殿
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
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其上 隋書

龍舟 隋煬帝幸廣陵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卽蒲澤國所進以貢山蛟睫紉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于人執雕板鏤金擷號爲殿脚女（隋遺錄）

大行殿 煬帝迷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鏘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云大行殿者不祥之垂也是非王莽輕車之比此寔天心非關人事也（儉哉）

中國神仙 裴矩字弘大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欄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掩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蕃令遨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爲神仙（隋書）

飛樓 許敬宗奢豪嘗造飛樓七十間令奴女走馬于其上以爲戲樂（獨異記）

七寶帳 張易之爲母阿藏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簟鼈貂之褥蛩蟻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爲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嘆不覺出爲恒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

官迴秀被坐降爲衡州長史 僉載

流杯池 安樂公主改爲悖逆庶人奪百姓莊田造定昆地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岳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斜墻磴道被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臺泉于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言之難盡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游觀車馬嗔咽奉敕輒到者官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 上

油灑毬場 景龍中妃主家競爲奢侈駙馬楊愼文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毬場 國史纂異

競飾車服 玄宗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共皆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勒組繡爲障泥共會于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煥照燭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子城東南隅僕御車馬塡委其間虢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明皇雜録

萬花谷 楊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治錦鏽琢金玉者大抵十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官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隊合照映如萬花煥發川谷咸錦繡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狼籍于道香聞數十里 上舊唐

鳥羽擇米 韋陟逍遥公性奢縱喜餚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侔于王宫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厨中所棄其直獨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箸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婢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本傳

進食 天寶九年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官姚思藝爲司祿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産續世說

富窟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爲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爲軒檻以碔砆甃地面以錦文石爲柱楚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爲王家富窟天寶遺事

林畔香車 元寶好賓客務於華侈器阮服用僭於王公而四方之士盡歸而仰焉常於寢帳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曉其驕貴如此上

冠絕 元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帳帷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修僭無度舊唐

曝衣 元載妻字韞秀王縉女也初縉鎮北京以妻嫁載歲久而見輕怠親戚以爲乞兒皆厭簿之載遂游秦既

到京屢陳時務肅宗擢拜中書及代宗雨朝宰相貴盛無比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于間院忽因天晴之景以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間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夜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盖形麤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

杜陽編

府奩耗 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鑽帆之戲費金數十萬于頓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脩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着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此三府亦因而空耗

傳載

煉炭 乾符中東洛有貴家子弟承籍勳蔭錦衣玉食常饌必以炭炊徃徃不愜其意有李使君出牧罷歸感其恩舊託門僧聖剛者選日廣求珍異邀之至日兄弟列坐餚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食而已李莫究其由明日使聖剛徃問之曰凡以炭炊饌先燒令熟謂之煉炭不然猶有煙氣李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曰非所知及巢寇陷洛昆仲與聖剛同竄不食者三日步至河橋僧以囊中數錢買脫粟餐於土杯中同食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吃否

皆低頭無詞劇談錄

一燭數萬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錦帳貯馬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敗之夏以羅幬護之續世說

鍮馬銀槽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上

九龍殿馬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爲事雖去半伏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八尺抱柱相向作趯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幔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淩晨將坐

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煙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來諸侯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也上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例錦步障毬其中徃徃遠適而外人不知藝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燔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南風雨所頹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之禁中或乘船夜歸合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上

第宅第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以香桕爲棟文梓爲梁花石甃池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錠初

或勸阻不必大奢多費不聽後被召適家乘燭周覽至東郡而卒家人不能居爲世所譏

地仙 張鈞初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掠其家資又於唐故官掘地得金玉貲巨萬出帝時居洛陽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五代史

囹圄 南唐孫晟爲右僕射家富恣豪侈凡飲宴不用凡器以七寶裝飾卽命擡撞破之曰溺器以此飾之當以何器貯食耶所爲如是不亡何待 續記 南唐遺事

寄令女伎各執一器環侍其待側號臺盤 遺事 楊國忠事同又冬月令妓女圍之曰肉屏風

寶器珍奇 宋太祖伐蜀濯主景降舉族至汴帝見景溺器以七寶裝飾卽命擡撞破之曰溺器以此飾之當以何

吝嗇

貪吝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冶起富至巨萬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 史記

貪財 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從子端辟梁冀椽舊送絹五疋食以乾魚嘗宿客舍顧錢直甚少主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 三輔決錄

不施自用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侵晨而起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歛無厭而不敢自用或從之求濟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北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愼勿他說復相効而求老人俄死田資沒入內帑 笑林

天性 吳沈峻字叔山性儉吝張溫使蜀時詣沈別沈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撰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絕無麄者溫佳其無隱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悵多教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笑林

矜吝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稅執掌每與夫人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世說

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戶下人謂爲膏肓之疾王隱晉書

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詰而更責取世說晉書

貨殖 和嶠字長輿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晉書

甘果不散 王導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愼不可令太郎悅知世說

被慳 太元十二年外國道人有約術既至國中有一家巨富而性慳恡語擔人曰吾試爲君破奴慳郎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周窮之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日其公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其人云當更作千餘人食飴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

在床上 靈鬼志

權勢富 尚書令符雅爲人樂施乞人塡門常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后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太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與富寧作雅貧 秦云

酒難遇 王琨儉于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南史十三

食無重肴 曹虎爲右衛將軍晚節好貨賄客嘗在雍州得見錢五千萬伎女食醬菜無重肴每好風景輒開戶拍張向之東昏凝虎舊將兼利其財殺之 南齊書

守錢奴 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殊品乎差與馬差曰君遠行商佑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珍羞美食佑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 廣五行記

厨珍廢棄 梁朱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玩好每暇日與賓客遊馬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南史

廉爲婢衣 夏侯亶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

蘇麻
梁書二十二

王筠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麄弊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及遇亂爲盜所攻墜井卒家人十三口同遇害棄尸空井中

南史

王萃

南陽有人爲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日女婿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腐麋肉堆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遂兄殺弟

顏氏家訓

中減

元徽性多嫉妒又慳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賜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徒有糜費恩不於外

魏書

封述字君義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極濟物論甚鄙之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腳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慳嗇所及每致紛紜

北史

欽禪

北齊庫狄伏連性鄙慳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積年賜物藏在別庫一婢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

語妻子此官物不可輒用至死時惟着敝褌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録並歸天府 北史

躬提冠履 沈衆約孫也性悋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其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攜乾魚蔬菜裹麥飯餅獨啖之出朝野以我 陳書

數米秤薪 鄚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臠而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斂以時服莊剥取以故席裹屍殯訖擎其席而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惟慳吝不

客出門奴盜食臠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蝘蜓與食人謂之 朝野僉載

陳物充腸 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物唯夫與妻更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陳物纔以充腸不求豐厚莊宅尤廣客二百餘戶叟常巡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餐豐腴叟問其業客云唯賣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盜問汝有幾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謂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謂達理吾今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又

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録枷鎖禁繫鞭撻俱至云此人妻破軍粮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諸于相州盡出其廩以供軍馬原化記胡訥聞見録梓州民陳氏事同

噉肉封殘 歸登尚書姓甚吝嗇常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日登妻誤於封處割食登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登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窺之乃巨龜也此憂瓚言

什器屋貯 裴司徒璩姓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制閑屋貯之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上

孫鍾衣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不施其子自僚鑰匙于衣下如環珮吉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扳壞而墜凍餒而死續世說

獵酒 漢章思在上黨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事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覺刺而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吝如此上

鍾珠記顆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以鋤理小圃成畦以眞珠之余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既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南唐近事

出銚 南漢鍾元章劉晟時爲中書舍人性吝嗇歲獲賜貲甚厚然未嘗分遺故人其妻牢氏有賢行常語元章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竈烹茶作糜止用一銚尚且接待朋友今寶貨盈室而乂路撓攘雖富且貴何異向也乃出銚以示元章大慙自是稍揮散矣九國志

杯水飲客 孟蜀范禹曾爲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令輸錢數千緡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面評其置無有愧色與馮贄堯爲布衣交家貧無貲終不放登第後從昶歸宋爲鴻臚卿有門生自陽城至相見甚歡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席其人鄙嗇如此蜀禱機

貪

張眼視錢 馬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將怒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勑後定果下獄東觀漢記

溷軒載歸 羊元羣苑陵人漠桓帝時罷北海郡貲汚羊籍郡舍有溷軒制作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贖其罪元羣厚賂宦官膺竟反坐輸作左校出鑑

府記欲錢 李盛爲蜀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盧鵲何諠諠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欲得錢華陽國志

黃魚收稍 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雪百姓疆賊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縣吳志薛綜傳

取吳半 東門吳歷吳郡濟陰太守所在貪濁謠曰東門吳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魯國先賢傳

動手 商則仕廩丘尉性廉縣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攢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又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俱動手縣尉止回身裴啓語林

單衣 石勒參軍周雅爲舘陶令盜官絹數百疋下獄後每設大會使與俳兒着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爲何官在我俳中曰本舘陶令計贓三千數單衣曰致坐是耳故人輩中以爲大笑趙書

賜布令負 宋該字宣弘爲右長史太祖會羣僚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刑辱之燕書

賜金 殷仲文性貪吝多納貨賄桓玄爲劉裕所敗仲文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晉書

惜驢 庾炳之字仲文領選頗通貨賄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劉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有人送張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仲文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在尚書中令奴沽酈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宋書止云仲文

賦鷄卵　謝朏孝武初爲吳興以鷄卵賦入收鷄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議所少（南史）

貪慳　齊武帝賾爲太子時性貪慳常謂人曰惟崔惠景知我貧嘗至其益州刺史劉悛宅晝卧覺悛自捧自澡盤面廣三天愛姬執金澡灌受四升以充沃盥因此奉獻賾納之（魏鳥夷傳）劉悛爲益州貪暴刻剥至富浴盆以金爲之餘物稱是事露齊王貴死禁錮終身（鑑）

錢愚　梁臨川王蕭宏性愛錢百萬爲一聚黄榜標之千萬爲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宏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黄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晋財有錢神謂豫章王綜以

室貪吝遂爲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與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毁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歛稍政（南史）

白刻　元修又爲齊州刺史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云黨郡缺居遂求之修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刻此非大賊乎修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北史）

市曹　魏右衛軍將元暉與侍中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

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饑鷹侍中暉尋選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疋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皆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通鑑）

不將宮來（魏河間嗣王琛字曇寶世宗時拜定州刺史憑恃內外多所受納貪慞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由是遂廢于家後以金寶巨萬計賂劉騰得爲秦州刺史）（魏書）

十錢主簿（元慶智安州刺史法壽子也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皆後判或十段誠或二十誠得便聚之府中號爲十錢主簿）（北史）

呼商爲儿（宇文述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寫商大賈皆恩接之呼之爲児）（隋書）

賜絹（汪王元祥高祖子也高時宗歷金鄜鄭三州刺史性貪鄙多聚金寶營求無厭爲人吏所患時滕元王嬰蔣王惲虢王鳳亦稱貪暴有授得其府官者以北嶺南惡處爲之語曰寧向儋巖振白不事汪滕蔣虢（舊唐）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愼大帝賜諸王帛各五十惟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繩萬條以爲錢買二王大慙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爲贓汚有終身爲官莫敢犯者（攷載）

雞卵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參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卻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笋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一莖十錢遂成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僉載）

驟羅　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飲商客有一驟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賣市人報價云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疋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功之直（僉載）

非錢不行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汗狼籍有選人繫百錢於靴帶上愔喜何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默然不言（僉載）

趙州參軍　崔湜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自訴云某能翹關負鼎湜曰若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僉載）

守鞋人　鄭仁凱爲蓬州刺史有少奴告以履穿凱曰阿公爲汝輕營難有頃門夫著新鞋著凱廳前樹上有鵲啄木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晚鞋而緣之凱令奴也著鞋而去門夫徒跣訴之仁凱曰制史不是守鞋人（僉載）

沉船 江夏李色之爲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颯所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遥海中風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刼事露則殺之後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濫也 紀聞

官中所無 福建鹽錢官院盧昂坐贓三十萬簡辭按之於其家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昭愍見之曰此宮中所無而盧昂爲吏可知也 舊唐簡辭按鞫累月乃得以進召市人估之或云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眞瑟瑟也 國史補

**宮中行自福察有贓流於播州會赦北還死于播之館置于曰塘中南比送死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罄木若小舟以爲曰士人呼爲曰塘 南部新書

薛逢吉在中書除吏多納貨賄市權鬻官謗者譁 譁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曠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末使楚至是還逢

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
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 五代史

孟蜀眉州刺史申貴殘雪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
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窟被訴下
獄貢維州司戶至犀浦賜死民家相賀 蜀禱祝

王魯爲當塗宰頗以資産爲務會部民連狀
訴主簿貪賂於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甚
爲好事者口實焉 南唐近事

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爲不法百姓苦之一旦
一制移鎮永興百姓忻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謂眼中
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
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於是命吏
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家號曰拔釘
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
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五代史補

魏王徐知訓爲宣州帥苛政斂下百姓苦之因
入覲賜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神鬼狀突然而
出傍一人問曰何爲者綠衣人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也
問汝來何爲曰王入覲和地皮掠來故某因至於此上
大笑 南唐近事

渠伊埒鬚張崇帥廬州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常入覲江
都廬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復歸

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垂鬚相慶崇歸又徵垂鬚錢嘗因燕次一伶人假爲死者被譴當作水族陰吏請于主者主者判云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崇因大慙上

同優爲賀客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厠行丐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鋌而返通鑑後漢隱帝

示衆生日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其倒甚多一日自榜縣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外與給使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長縣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觀之也言不獻送謙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續乃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無不唾者得之於神泉進士黃鳳時王品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似鶴下處欲尋魚竟爲中的該聞錄

敗官 宋禮部員外王子韶修說文畢作進書表以示同舍龐元英云前漢藝文志稗官之說亦自可用有一士人遽云富丞相曾用此故事衆問其故曰貪以敗官舉坐笑之文昌雜錄

聚納響 薛吉不厲清節守汾州有納聚之譽猶言有聚

納聲也海錄高遵貪酷之響帝頗聞之魏書

酷雪

刻深 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水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新序

倉鷹 郅都遷爲中尉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政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本傳

乳虎 寧成事景帝好氣爲少吏必陵其長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湮猾賊任威本傳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免如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寧成之怒義縱傳

鷹擊 義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上

屠伯 嚴延年少學法律爲涿郡太守吏皆服弃道不拾遺選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內號曰屠伯張敞倣以書喻之延年報曰莠盛苗穢不可不除延年毋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適見報囚毋大驚

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
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墳地耳後歲餘果
敗本傳荀悕爲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
功日加軒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及弟純代
領青州刑殺更甚于晞百姓號小荀酷于大荀晉書

虎穴 尹賞字子心成帝時選守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
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
收輕薄少年惡子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
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
一發視皆相枕籍死漢書

李鱗甲 李嚴爲都護用法深刻人歌之曰難可狎李鱗
甲晉中興書

羣公所無 羊祜元帝時遷盧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己
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貞等爲禁索
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鐐復百餘庾亮執之歸而入
都罪當死以羊后是其祖姑應入議成帝詔曰此事古
今所無何入議之有其賜命獄所羊后入殿叩頭請命
王導爲啓原之除名頓之遇疾恒見簡貞等爲祟旬日
而死晉書

殺具 符捷函活暴雪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鉗鍾鋸鑿
所可爲殺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自公卿已下至
于僕隸殺五百餘人晉中興書載記符生事

投刃 郭磨畧地之際王孫八人年幼悉隨乳母先在東苑磨遂盡投王孫於鋒刃之上或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覩者無不掩目寒心而磨意氣脩然涼州記

置劒 赫連勃勃凶殘好殺常居城上置矛劒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戮之羣臣忤視者毀日笑者決脣諫者截其舌而斬之崔鴻夏錄

動用軍法 宗越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朱書

奚度拍 大明中奚顯度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虐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人役間配頭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頷及蹂脛氏間諺曰寧得建康壓頷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倡諾卽日宣旨殺焉時人北之孫皓殺岑昏上

卧虎 宋孝武帝時蕭惠開明識過人嘗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拜益州刺史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南史董宣爲洛陽令京師號爲卧虎後漢書

拳擊木人 汝陽太守王道標下縣作木人二枚高八尺竪着郡門有犯事者使拳擊木人令倒倒者免罪力弱者手拳傷剥元嘉起居注

置酒雜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後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忽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孝昌中除司州牧爲大劉碓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姦偷畏之而鼈息 魏書

天狗下 羊祉字靈祐魏宣武帝時自當官不憚强禦朝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澤兵人患苦嚴虐 北史 魏書

非人理 段文雲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尤甚于姓僕隸恒瘡瘦徧體

鞭面 季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欺難問乃爲木手擊其胸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豫爲兒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徃徃創潰痛毒備焉

彌尾書 魏宋灑爲河陰令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灑爲縣上吏請焚之灑曰且置於南墻下以待豪家後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彌尾青以鎮之於是威振京師 本傳

瞎虎 谷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虎 魏書

校事 盧裴字子章性殘忍以强斷知名齊天保中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考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氷雪之上盛

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餘伺察官人罪失動卽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爲校事裴與李庶俱鞭杖死獄中北史

刺眼 魚贊俱羅弟也性凶暴雪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隋書

試杖 燕榮隋文帝時除幽州總管嚴酷有威容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爲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尙尒兄有過邪榜捶如舊北史

酢灌椓竅 元弘嗣文帝時爲幽州總管每鞫囚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上

時謂於菟 趙仲卿性麁暴文帝時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之主掌捶其臀背或鮮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於菟上

生羅刹 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卽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鏁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後爲縣令坐法杖死廣記大業中有卒酷暴諸囚復生一子肩上有苦肉枷無頸五行記

飲醋炙艾 崔弘度性嚴酷爲襄州總管吏人戰栗時有屈突盖者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

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屈突蓋蓋兄通爲左衛將軍溢官勁正時語曰寧食三十葱不逢屈突通隋書湯德幹歷刺史立威人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湯德幹唐書

噉人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卽勒所部有畧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粮後遣使請降高祖令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於王世充書唐

酷虐流血 洛州都督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剛嚴好殺爲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卽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栗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外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誡使汝要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歲至數百上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之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

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軋曰從我償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死廣記

按綱 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往往事洩多被論告差使推勘獲實即酬官賞由是告密之輩推覈之徒因相誣搆共行深刻新開摠監之內洛州牧院之中遞成祕獄互爲峻網塞窓墐戸麤杖大枷追攝掩捉匪朝伊夕炬火圍宅刀棒關門苦楚拷掠非承不放來俊臣既便決雲弘嗣亦手刃張虔勗郭弘霸傳李思徵之首王弘義亦梟毛玄素之元朝野屏氣道路以目通典

按通鑑 則天稱制懼天下不服欲制以威漸引酷吏務令深言以案刑獄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言乃于都城麗景門內別置推事院俊臣推勘必獲專令俊臣等按鞫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王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上來俊臣傳

十駕 來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以火圍遶炙之兼絕其粮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其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每有制書寬宥囚徒俊臣必

先遣獄卒盡殺重罪然後宣示上志後俊臣將羅告武氏諸僞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忠發之則天屢保持而諸武及公主恐懼共毀之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競剮其肉斯須而盡則天降敕曰來俊臣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皆咸擬傾危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既族之無問士庶男女相慶于道路咸曰自此後卧乃背得著床不爾朝不謀夕矣御史臺記 唐酷吏傳

牛頭夜叉 周興拷縛罪人有仙鶴曬翅胡孫碾茶鬼曳鎖牛扳橛之名時人呼爲牛頭夜叉談賓録 僉載 作牛頭阿婆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太后得告密乃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或以楔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扳撅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 僉載 通鑑

索元禮 索元禮以酷毒轉甚則天收人望而殺之天下之人謂之來索言酷毒之極又首接制獄也載初元年十月周矩上疏諫曰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爲常推劾之吏

皆以深刻爲功鑿空爭能相矜以雪泥耳籠頭枷研挾摠摺脅鐵瓜懸髮薰耳臥隣穢溺曾不聊生號爲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本傳

狼毒蜀葵 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氊褥遭之者斯須氣絶矣苟自誣引則易於他房與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慴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舊唐書

援刀自刻 郭弘霸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栲捶考禁不勝而死聖曆中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遽歸命家人曰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廷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刻其腹斯須蝟爛矣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不復見矣上時洛陽橋壞行李斃之至是而成自春大旱元一素滑稽對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身死百姓皆歡三慶也天后笑曰霸見憎如此耶二唐書俱載稍畧

鬼遮截馬 侍御史萬國俊令史出身殘忍爲懷楚毒是務奏六道使誅斬流人殺戮無數後從皇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馬足不得前進口云叩頭緩我連聲忍痛俄而據鞍舌長數尺遍身青腫輿至宅夜半而卒

三豹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嵩爲赤鼯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狠雪慘刻每訊囚必鋪棘臥削竹籤指方梁壓髁碎瓦搥膝遣作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京人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 唐闕載

人頭羅刹 御史李全交等以羅織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刹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叉上

酷報 御史魏靖上言曰臣聞郭弘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霍獻可臨終膝拳於項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滿庭羣妖橫道惟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謠不爲虛說 唐志

左史江融耿介 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誣江融與等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被誣請奏事引見與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乃激揚而起蹈踏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死 僉載

人妖 楊務廉孝和時奏開陝州三門鑿山燒石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其牽船夫皆令繫二鈲于肖皆落棧著石百無一存道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爲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 上

穀須腫懵 開元九年有王鈞爲洛陽尉十八年有嚴安

之爲河南丞皆性毒笞罰人畏其不死皆杖訖不放起須其腫憤徐乃重杖之懊血流地苦楚欲死鈞與安之始眉目喜暢故人吏懾懼舊唐上御五鳳樓酺宴觀音樂隘不得奏金吾白挺加宣語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以手板繞塲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通鑑玄宗

羅鉗吉網吉温性禁害果於推劾李林甫將起刑獄除不附已者引之於門與羅希奭同鍛鍊詔獄時稱羅鉗吉網惡其深刻也舊唐

取媚成獄吉温之按楊愼矜侍御史盧鉉同其事鉉先與張瑄同臺情旨素厚貴取媚於權臣誣瑄與楊愼等詐解圖讖持之爲驢駒扳橛以成其獄及被貶爲盧鉉長史在郡忽見瑄爲祟乃云端公何得來乞命不自盧鉉須臾而卒上

驅雞榆敬羽肅宗時爲監察御史以苛刻見委任作大枷有勘鷰新作尾榆著即問絶又卧囚於地以門關輾其腹號爲肉饅飢堀地爲坑實以棘刺以敗席覆上領囚臨坑訊之必墜其中萬刺攢之及嗣薛王珍潛謀不軌詔羽鞫之羽召支黨羅於廷索勘鷰榆枷之布栲訊之具以繞之信宿成獄珍坐死上

毛敬奏事敬羽與毛若虛在臺若虛眉毛覆於眼其性

殘忍五六年間臺中囚繫不絕又有裴昇畢曜同爲御
史皆酷毒人之陷刑當時有毛敬裴畢之稱裴畢尋又
流黔中羽寶應元年貶爲道州刺史尋有詔殺之上

蕭宗收復 蕭宗收復兩都崔器爲三司使性刻樂禍陰
忍寡恩希音深文奏陷賊官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
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大等定罪上後爲御史大夫上
元元年病腳腫月餘漸畫瞑目卽見達奚珣但口稱叩
頭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尹訴寃我求
之如此經三月不止而死談賓錄

建中中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驅百姓婦女及鑵
車以實壕塹謂之濕稍傳載

襄陽人善 襄陽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節度
司空爲帥多暴鄭元鎭河中亦暴遠近呼爲襄樣節度
國史補

柳有三脫 王悅爲盩厔鎭將軍士犯令杖而枷之百日
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有三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
之命則脫由是秋毫無犯上王悅爲唐昌令殺錄事李
之而不辜之既使長子作靈語曰王悅不道枉殺子予
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悅盡坐廳事忽拳歐其腰聞者
殷然驚顧無人既暮擊處微腫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
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卽當殺之悅疾甚則至
蜀郡謁醫不愈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數人饌祭

言曰吾與三人至蜀郡録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而悅死悅腫潰處正當右賢卽李之所爲也紀聞

一部皷吹 蜀李匡遠爲少府監性嚴刻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常聞捶楚之聲謂人曰此吾一部肉皷吹臨終曰吾平生殺數十僧道以此享壽八十二及葬盜伐其墓斷其四支及殘刑之報也外史禱祀

合轍杖 劉銖漢高祖時爲永興軍節度使用法亦自爲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隨其數丈之謂之隨年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轍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五代史

燒鐵灼臂 錢惟濟字巖夫仁宗時知定州有婦人待前妻子不仁至燒銅鐵灼臂惟濟取婦人所生兒置當中械婦人往視兒死其慘毒多此類宋史

乳虎 韓縝字玉汝神宗時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傳勅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鞋筆殺之勅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王汝上

黑殺 李稷字長卿神宗時爲陝西轉運使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街錢一路擾怨與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

謡俟

四其 張疎爲劉嘉作奏曰今天下聞劉崇之反也咸欲

搴衣手劒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胷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墻夷其屋焚其器應聲入地則時成創而宗社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王莽傳）郭霸初舉集召見于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絶其髓則天悅拜殿中侍御史時人號爲四其御史（舊唐）

義孝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十聞知而大怒（北史）

重義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士曾參士開傷有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物甚易王何必疑惑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爲之强服遂得汗病愈（續世說）

嗅膿趙元楷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侯君集爲元帥君集馬病蚰顙元楷以指寤其膿而嗅之以諛君集爲御史所劾左遷括州刺史（談賓錄）

譽樹太宗嘗指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及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事陛下常不舉手今臣幸在左

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大唐新語

以身代爨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閻朝隱詣少室山時爲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爨沐浴伏於殆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爨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亦鄙其爲人

易齋笑林

嘗便液 郭弘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示便液卽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丼者病不瘳今味苦卽當愈矣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舊唐

天后嘗張宴 語事薛師掌擎黃幞隨薛師後于衣旁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及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寔名教之罪人也

會稽志

武承嗣折肢 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至忠岑羲等皆外飾忠鯁內藏諂媚脅肩屏氣而砥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十月三日家破身戮上

胥渡橋事 趙履溫爲司農卿折支勢族砥痔權門諂言安樂公主爲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蓑紫衫爲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訣逆帝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劒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骨肉

俱盡上

嗅靴鼻 張說前爲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僣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悅于天雄軍大宴酒酣恩勅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上

爲人夫母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而哭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上

省疾涕泣 成敬奇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感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詩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敬奇既出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亦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唐新語御史臺記

阿爹 竇懷貞傾巧進用累遷晉州長史陷事中貴盡得其懽心韋庶人乳母王氏本蠻婢也懷貞聘之爲妻封苖國夫人俗爲嬭母之聲曰阿爹懷貞每因謁見及進奏表狀列其官次署曰姻聖皇后阿爹時人鄙之呼爲阿爹懷貞欣然其得韋庶人敗遂斬其妻持首以獻居憲臺及京尹每視事見無鬚者誤以爲中官必曲加承接至有士人無鬚而懷貞誤爲之禮者厝宗踐祚懷忠位極人臣道諛不悛以至放貶光天中玄宗戡內難懷貞投水死新唐語

封還詔書 敬宗時李逢吉用事私怒龐嚴遠貶之于敖爲給事中封還詔書時人以爲觸宰相之怒以辨朋友之非辜其仁大矣及駁奏出乃是論貶嚴大輕中外無不大噓敖卽遷工部侍郎（通鑑）

來蘇隊 杜邠公守揚州耽於游宴宣宗除崔鉉爲代以詩送之曰一方獄市獲來蘇揚州押衙傳希聞御詩卽教習來蘇隊舞以迎崔公杜頗銜之至歸洛每遇維揚人必問曰來蘇健否謂傳希（金華子）

善佉 大曆中荆州有馮希樂者善佉見人見鼠穴亦佉嘗到長林謁縣令雷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作初入縣界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詰之馮遽曰是必掠食便過

得寶歌詞 韋堅廣運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作得寶歌詞白衣缺胯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婦人百餘人和之（續世說）

滑入 中書主簿滑渙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細皆姑息之佑呼爲滑入（八上）

父事內官 崔元略戶部侍郎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元略上章自辯上詔答云朕所命官奚恤人言然終不能逃父事內官之名（上）

五父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上

畫日筆 蘇循莊宗將卽位張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中來入衙城見府廨卽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卽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大悅承業深惡之上

十德啓 鍾傅起於商販尤重學士諸葛浩因擇其行事赫赫者十條形於啓事以投之謂之十德啓凡五千字傅驚嘆每一字以一千錢酬之凡五千緡五代史補

白玉蓮盃 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永樂于寶卞楊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酒延卞繪出其妻問坐妻曰左右手捧酒以飲下繪謂之白玉蓮花盃

九章錫 韓陀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無錫用一錫字幸弁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宋史

朱萬拜 賈似道柄國時折漕朱浚每有劄子稟事必稱其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孫也蘇筆記

簡傲

傲世王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夫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

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孔叢子

貧賤驕人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援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韓詩外傳

分坐 趙壹字元叔恃才傲爲鄉里所擯光和元年舉進士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虎勢人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祉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鄭貪其一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歛衽下堂執其手居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爲諸君分坐坐者皆屬觀後漢

弄黍 十月朝黃祖在滕衝船上大會賓客設黍臛禰衡年少在坐黍臛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衆賓唯舉搏以弄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

曰君子寧聞車前馬欄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淚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荆州不殺大人柰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柰何不殺（別傳）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陋不當拒張飛大甚權曰若令子衡中世沈浮容悅立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零時賢傳）

獨楊簡雍字憲和少與先生有舊隨從周旋爲昭然豪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突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頂枕卧語解所爲屈（蜀志）

不交后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世說）

題鳳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上妄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

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兄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 于寶晉紀

輕府士 孫楚字子荊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後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晉書

馬曹 王子猷作桓冲騎兵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桓門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北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世說

書業 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言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傑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爲癡人事 南史

司驢 謝超宗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怒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爲有司奉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上

即不即起 張敷永初初遷秘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傳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敷臥不即起亮怪而去

宋書

書不可雜 江夏王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

假還江陵大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徃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南吏

爲吏　王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歐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徃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上

登楊　王贍字明遠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謁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不悅續世說

焚床黃門郎路瓊之太后之兄慶之之孫也與王僧達隣居盛束服以謁僧達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驂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訴於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謁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上

搗扇　蕭子顯自負才氣爲吏部尚書見九流寘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嫌恨上

投幘　卞延之爲上虞令不勵氣會稽太守孟嚴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政爲此幘爾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上延之彬父也續世說作彬誤

輕蔑 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上

凌忽 劉孝綽伏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於朝集會同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上

酒幸得陪 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張讀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綪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幸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綪慟兒憤病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綪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 上

鮑通直 鮑泉爲通直侍郎嘗乘高憲車從數十緻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爲笑謔 上

不與鴈行 庾蕃子喬爲荆州別駕時元帝爲荆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士咽九流選爲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泰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羞慙還家憤卒 上

艾藝 陳腤慶之子也文才俊逸嗜酒無節陳太康中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鬢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諫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卽位侍游宴爲狎客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于渠臨之以刃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縛艾爲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于髮垂泣求哀而弗之釋柳莊矯赦之救引出經數日暄發悸而死上

獨食 崔贍字彥通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食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贍食便往坐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筯恣情飲啖贍謂曰我初不嘆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夠此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北史

署夫 崔儦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池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爲散騎常侍聘陳還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儦微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儦禮甚倨言又在遜素忿

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儁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儁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上

投詩於江 鄭世翼弱冠有盛名數以言辭忤物稱爲輕薄時崔信明矜其門第頗褰傲自伐多所凌轢常賦詩吟嘯自謂文章獨步過于李百藥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有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對擁檝而去舊唐

不喜拜揖 王績性簡傲刺史崔喜請相見曰柰何坐召嚴君平耶杜之松請講禮曰吾不能揖讓邪君門新唐

自當死矣 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褰傲爲時輩所旋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舊唐

續世說乾封作登封何氏語林因之俱誤

替人 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將死時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尉但恨不見替人新唐

人瑞 鄭仁表洎之子也文章尤稱俊援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第人物文章俱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

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於泊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上

傲誕宣皇好微行溫庭筠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尉比憂瓊言

脚夾筆羅隱恃才傲物落第契澗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官之喜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粗糠也由是不果召

天中記二十八卷終